

主編 孟兆臣

中國近代各地小報匯刊

第壹輯一

群強報一

民國二年二月至
民國二年四月

學苑出版社

國語白話報

新世界

群強報

主編 孟兆臣

中國近代各地小報匯刊

第壹輯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各地小报汇刊. 第1辑 / 孟兆臣主编. --
影印本.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5077-3640-3

I. ①中… II. ①孟… III. ①报纸—汇编—中国—近代 IV. ①G219.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2719号

中国近代各地小报汇刊 第一辑

孟兆臣 主编

责任编辑: 战葆红

封面设计: 翁 敏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3332953 6760110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华艺斋古籍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尺寸: 787×1092 1/8

印 张: 5858.25

字 数: 11716千字

版 次: 2010年1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0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001—100套

定 价: 87300.00元(全97册/套)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中國近代各地小報匯刊》第壹輯

編委名單

主 編：孟兆臣

副主編：劉 輝 蔡雨燕 劉悅斌

編 委：韓 英 崔京生 戴 碩 郭勤學

編 務：趙一梅 李立念

總序

中國近代小報是指一八九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間出版的，開張比大報小，多為八開大小，內容以社會性、大眾性、知識性、休閒性為主的小型報紙。中國近代報人曾創辦過大量小報，發行量巨大，受眾群體甚廣。但限於當時歷史條件和原因，此類報紙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長期有計劃和成規模收藏的機構和圖書館很少，更由於材質差、易破損，在大多數的圖書館能找到近代小報的報樣都很難，能完整留存至今的更是鳳毛麟角，極為珍貴。經查訪，現存較為完好的近代小報在全國總數量超不過三百種，具有學術價值、成體系且能影印出版的不過百種。現從中遴選出近六十種在報刊史上較著名的小報，按照現存報紙出版日期的先後為序，歸為六輯，分輯出版。此大型近代文獻的整理出版，又填補了學術界史料的一項空白，是圖書館的基本館藏，是研究近代史不可或缺的稀見原始資料。

總序

(一) 小報概念的界定

小報是相對大報而言的。首先，在開張上小報比大報小，更重要的是在內容上小報與大報相比有很大不同。大報以國際、國內的重要新聞為主，而小報則以大眾所關心的內容為主，有小說、小品、雜文、漫畫、聞人軼事、花伶豔聞、影舞動態、地方掌故、名流秘辛、社會趣聞、生活常識等等。總之，都是些容易引起人們興趣的人和事。小報的筆調也與大報不同，大報嚴肅、古板，小報則談諧風趣、機智靈活、通俗輕鬆。一九三四年，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發佈過《解釋取締小報標準》，文中說：「所稱小報，系指內容簡陋，篇幅短少，專載瑣聞碎事（如時人軼事、遊戲小品之類），而無國內外重要電訊記載之類報紙。」^①還有人把大報比作「太太」，小報比作「姨太太」或「小老婆」，「看大報，像是和太太談天，她老是板著臉，不是告訴你家裏錢不夠用，就是告訴你家裏兄弟吵架，使你聽得膩而且煩。偏偏是翻翻小報看看，她會嬉皮笑臉地逗著你玩，姨太太逗著你玩，使你笑咪咪地開心。」^②總之，小報是一種與城市市民生活密切相關的報紙。

近代小報是指一八九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間出現的小報^③。而在這五十二年間，在當今學術界，被分為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或以近代、現代稱之，或以晚清、民國稱之。對小報來言，雖經清朝覆亡、民國建

立、五四運動等時期，但小報並未因此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仍保持一個未曾停頓、持續發展的歷史過程，因而小報不宜以現行的分期慣例為近代小報、現代小報或晚清小報、民國小報。五十二年尚嫌其命短，如若還按近代、現代、晚清、民國分之，無異於五馬分屍，使其完整的歷史文化現象成了碎片，破壞了其應有的完整性和連續性，人為地造成利用本史料的各學科的研究者如盲人摸象，看不清歷史原貌。因此，我們把一八九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間出版的小報視為一個整體，以近代小報稱之。

(二) 小報的種類

小報可謂分類細、品種多。以刊期分，有日刊、三日刊、週報之別；《上海日報》、《社會日報》、《東方日報》、《小說日報》都是著名的日刊；《晶報》、《金剛鑽》、《福爾摩斯》、《羅賓漢》是三日刊的代表；《吉普》、《海光》、《七日談》、《快活林》都是有名的週報。還有一種「橫報」。與《晶報》一類的普通直式三日刊不同，「橫報」是一種橫式的四開小報，故人們稱之為「橫報」，「橫報」專載男女飲食、吃穿住行一類內容。以《荒唐世界》最為有名，還有《牽絲板藤》、《嚕哩嚕噠》、《瞎三話四》、《五花八門》、《陰陽怪氣》、《噤哩咕嚕》、《阿要開心》、《阿要窩心》等「橫報」，名字大多稀奇古怪。

以內容分，有花報、戲報、電影報、小說報、生活常識報、醫藥小報等。花報以花、伶兩界內容為主，如《遊戲報》、《消閒報》、《世界繁華報》、《春江花月報》；戲報是以戲曲為內容的小報，創刊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的《羅賓漢》被稱為「戲報鼻祖」，而《三·四劇日日刊》、《梨園公報》、《大報》、《戲報》都是有名的戲報。有的戲報是劇場小報，如《新舞臺日報》、《大舞臺》、《笑舞臺》、《共舞臺》、《新丹桂舞臺日報》。有的是劇種小報，如《越劇日報》、《紹興戲報》、《申曲日報》、《滬劇週刊》。有的是票房小報，如《雅歌》、《律和》、《正誼》。電影小報有《電影週報》、《影戲日報》、《電影世界》、《影報》等。生活常識小報有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問世的《常識》，《常識》專刊吃穿住行等生活常識，很受歡迎，接踵開辦的有《上海常識》、《過年常識》、《美的常識》等。醫藥小報有陳存仁辦的《健康報》，陳範我辦的《驪珠》，著名中醫丁濟萬辦的《衛生報》等。其他內容的小報還有《體育週刊》、《運動》、《星期歌曲小報》等。

以承辦單位分，有企業和公司辦的小報，各種社會團體辦的小報。企業和公司辦的小報如《新新日報》，它是新新公司開辦的遊戲場報。《聯益之友》是聯益貿易公司出版部的半月刊，商店辦報紙，它為首創。《世界小報》是小世界遊戲場的日刊；《天韻》是永安公司的遊戲場報；《新世界日報》是新世界遊戲場報。各種社會團體辦的小報數量很多，由青年學生辦的文藝社團小報有：《蘭麝香》（青年學藝社）、

《素心蘭》（心社）、《晨光》（晨光社）等；由舊派文藝團體辦的小報有：《燦爛》（文蔚社）、《嘯社》（嘯聲）、《馨》（馨社）、《蘭片》（勵社）等；黨派團體小報有改組派李焰生創辦的《硬報》。《硬報》之後，此類報紙紛紛湧現，較有影響的有：《鐵報》、《上海小報》、《革命日報》等。

（三）南北小報之不同

小報按地域和風格之別可分為南方小報和北方小報，兩者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南方小報出版發行集中在上海，北方小報以北京為中心，出版發行於京津地區。自元朝起，北京即為中國的政治中心，民國後為廢都，它處在軍閥和各種政治勢力控制之下。上海是世界大都會，為租界當局所控制，政治、法律迥異於內地。由於地域、政治體制、法律制度、風俗習慣的不同，南方小報和北方小報呈現出各自不同的特點。

1. 南方小報的新聞內容豐富多彩，作風大膽，言人之所不敢言，載人之所不敢載。民國前《世界繁華報》、《遊戲報》等小報直接批評朝政，其冷嘲熱諷的筆調和風格孕育出了「譴責小說」這一流派。如三日刊《福爾摩斯》專門刺探社會秘辛和政海內幕。而北方小報的筆調則多鋒芒內斂，其小報內容，文藝作品佔有很大比重，比如《實事白話報》、《群強報》等小報，文藝作品占了大量版面，這類小報完全可以稱為文藝小報或小說小報。

2. 北方小報正派穩重，文字純淨，沒有情色內容。南方小報則言詞激越，情色文字時見報端，經常因為文字淫穢而受到當局的處罰。

3. 南北小報的語言風格迥異，這也是把小報分成南北兩派的一個重要依據。北京方言的通俗易懂、生動有趣很適合小報的風格，北京小報上的小說，乃至一些談話類欄目，均大量採用了許多北京的方言俗語。而南方小報的書寫語言，民國前多用吳語，民國後多用上海俗語。尤其是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出版的日刊，大量採用上海俗語更是風行一時，小品文因用上海方言俗語寫身邊瑣事而自立文壇。上海俗語成了海派作家廣泛使用的文學語言，產生了許多著名的「海派作家」，創作出許多「海派小說」和「海派小品」。較著名的作家有：周天籟、王小逸、金小春、馮蘅等，小說如《亭子間嫂嫂》，小品如秋翁的《秋齋筆談》、雲裳的《小休散記》、嬰寧的《低眉新記》、高唐的《高唐散記》等等。

4. 南方小報大量登載照片，尤以娛樂明星為多，如影星、歌星、交際花、舞女、伶人、令媛、妓女的照片。而北派小報則刊登照片較少。

5. 近代上海聚集了一大批畫家和漫畫家，這時幾乎所有的上海小報均配有插圖和漫畫，有諷刺漫畫、連環漫畫、小說插圖，天天見諸報端，北方小報則較少用插圖和漫畫。

(四) 小報使用的語言

各地小報內容和語言的一大特點就是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描寫的是當地的事，讀它的是當地的人，文字用的是當地的方言。如北京小報用北京方言，上海小報用海派俗語，蘇州小報用吳語。小報中，小說、小品多使用方言，而在新聞報導中方言俗語亦隨處可見。如張智蘭、莊耀亭、尹箴明用北京方言寫的白話《聊齋》，在《北京新報》、《群強報》、《實事白話報》等京城小報上連載了二十三年。《實事白話報》曾用三個多月連載陳小山的《北京通俗諺語》。

再如上海俗語，所謂上海俗語是指產生於二十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當時老上海使用的流行語。淺草在《新語林》中說：「上海人講閒話，都喜歡當中夾上一二句切口，以為時髦。由於切口的演變，於是就產生了許多新語言。其中有切口，也有縮腳韻，亦有土白、成語、洋涇浜話，五顏六色，種類之多，非在上海經過長時期的人，不能明白它的用處。人家同你說話，夾上一句緊要關頭的話，你更加莫名其妙，這就叫門檻裏面的話。」^④後來洋場才子們把這種門檻裏的話用在自己的作品中，上海俗語又成了文學語言。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大報並不用這種語言，把上海俗語鍛造成文學語言，完全是小報的功勞。這裏摘錄一篇上海小報上的小品文。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八日出版的《天報》上，有鳳三（馮蘅）的一個小品欄目叫《拾穗集》，有名為《八字》的一篇

短文，其全文云：「拿工鈿男人須要八字，則滑頭、卵硬、皮厚、心兇是。滑頭、卵硬以博鶯燕青睞，皮厚、心兇便係挨血之手段矣，單獲得前四字，僅償白斬雞之願，兼有後四字始克視此為職業矣。」僅這七十幾個字，就有拿工鈿、滑頭、挨血、白斬雞四個上海俗語。

上海小報作家們還創造了一種叫做「俗語圖說」的文體。這種文體包括三部分：一條俗語，一段解說文字，一幅漫畫。收錄的俗語為市民常用、有典故可尋、有一定故事情節者；配以文字解釋典故，闡釋內容，筆調詼諧幽默，寫文者為著名的洋場作家，如汪仲賢、李阿毛等；而漫畫誇張生動，形象地展示了俗語的精闢內涵。還有一句俗語配兩幅圖的，一大一小，套在一起，小者畫俗語字面意思，叫形聲，大者畫俗語的本義。繪圖者也多為上海有名的漫畫家，如許曉霞等。「俗語圖說」的創造者是汪仲賢和許曉霞。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廿八日至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間，二人在「社會新史」的標題下，在《社會日報》上連載《滬語新詞典圖說》，後又改名為《上海俗語圖解》，共載二百四十則。汪、許二位之後，效顰者頗多，如李阿毛寫了《洋涇浜圖說》，共二百五十則，先後在上海小報上連載的此類作品共有十餘種之多。

(五) 小報發展的三個歷史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從一八九七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晚清至民初）。

以李伯元的《遊戲報》和《世界繁華報》為代表，內容以花、伶兩界

為主，常附送名妓照片，製以銅板，印以磅紙，粘在報中。民國前小報，據阿英《晚清小報錄》統計，計有三十二種，筆者所知不見阿英目錄者有九種，二者合計四十一種^⑤。四十一種中，惟《遊戲》、《笑林》、《世界繁華報》三家出版時間最長，現今保存下來的報紙較多，其他則旋起旋僕，為日無多，多數已難覓其蹤，存世之原報，已屬鳳毛麟角。這一時期的著名報人有李伯元、高太癡、鄒弢、孫家振等。

第二個時期是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一九三七年（民初至「八一三」抗戰時期）的「三期刊時代」。三期刊以「四大金剛」（《晶報》、《金剛鑽》、《福爾摩斯》、《羅賓漢》）為代表，內容多為軍政新聞和社會秘辛，刊登事實多為大報所不敢載者。這一時期的著名報人有余大熊、嚴獨鶴、朱瘦竹、蔡鈞徒、陸澹安、朱大可、吳微雨、吳農花、謝豹、胡慈珠、周世勳、馮夢雲、范煙橋、駱大荒等。三期刊時代的著名作家有：海上漱石生、張春帆、平江不肖生、顧明道、程小青、徐卓呆、包天笑、畢倚虹、平襟亞、江紅蕉、張秋蟲、張恂子、張恨水、李涵秋、袁寒雲、漱六山房、張丹翁、施濟群、陸士諤、步林屋、莊耀亭、尹箴明、劍膽、時感生、遼隱等。

三期刊時代的小報極容易開辦，許多報人都稱這一時期是小報的「黃金時代」，如謝啼紅、巴八、陳靈犀都在他們的文章中感歎生不逢時，沒有趕上那時小報的好時光。他們對那個時代進行了總結，認為三期刊小報之所以繁榮有以下這樣幾個原因：

1. 從大環境講，上海租界為小報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租界在

中國政治和軍事勢力的控制之外，相對而言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更重要的是在當時的上海租界內出版自由。謝啼紅是位老報人，他回憶說：「反正那時候出版界相當自由，政府既未實行新聞統制，也不必向租界當局呈請登記（民國二十年後，中宣部內政部始厲行出版法登記報紙雜誌），說出版就可出版。」^⑥

2. 小報售價低、銷路好。那時的小報售價低廉，「一張報紙，售價不過二枚銅板，又因是三天一出版，一月中不過十期，每期兩枚，計一月的報費，僅需二百文。」因報紙的售價低廉，促進了人們的購買欲望。「那時還不曾鬧著失業的恐慌，社會的經濟力量，要比現在強得多，破費在小報上面，實在不算什麼事，所以那時候小報的銷路方面就不愁不發達了。又因一些人買小報時，總是一疊一買，換言之，就是一張買一張，所以內容差的，也會跟著有相當的銷數。」^⑦

3. 廣告好拉。巴八《報餘話報》說：「（小報）既有相當的銷數，換句話說，一張報紙，常在市面上與人相見，人們的腦海中，當然也有這張報紙，於是向商店兜起廣告來，也較容易說話。而商店為了營業計，自然也不惜花些廣告費登在銷數不差的報上，何況那時的商店，正是黃金時代，不像現在的清淡沒落，所以一筆廣告費，他們是不會吝惜的。同時他們又有一種心理，在大報上幾百元一天的廣告既登了，何必還吝惜到小報上登一些廣告呢！所以那時幾張有聲譽有地位的報紙，固然廣告擁擠，即是那些不很著名的報紙，也可得到相當的零碎廣告。這樣在報紙的銷售方面，既可償本，而那些廣告收入，用來當作印刷費

和其他開支等，這一份報紙，不是就很足以維持了嗎？^{〔8〕}

4. 稿源充足。「從前的精悍刺激有吸引力的稿件，不但易於徵求，在稿費方面也都不成問題。一個特約撰述，每月報酬了一二十元的稿費，他便把全部精力貢獻你的報上，而在外來的不寄稿費的投稿中，又得盡你選擇。」^{〔9〕}「寫稿的人，大都有基本的職業、基本的生計，抽一些空暇出來寫些稿子，目的不是在助助興、幫幫忙，便是出出風頭，決不打算到稿費上面去的。莫說是寫稿的，就是那些擔任編輯的人也大都是盡義務的，即使報紙主人致送些車馬費，至多也不過二三十元，因是一張報紙，全部的稿子很是精彩，實際上卻一文不名。」^{〔10〕}

5. 把小報當玩意兒。三日刊時代許多人把小報當作消遣品、玩意兒，隨便玩玩而已。謝啼紅說：「在從前，辦小報既輕而易舉，便有些人把它當作玩意兒，化上幾百塊錢，玩一張小報，罵罵人、出出風頭，玩得好，就此玩下去，玩得不好，便犧牲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公子哥們逞一時高興，便會玩起小報來……玩膩了，興頭過了，隨時可以關門大吉，像當年著名的「海上三小」之一的「小抖亂」葉仲芳，即是把辦小報當作玩意兒的一個。」^{〔11〕}

6. 發稿容易。那時發稿很容易，沒有那麼多的限制，「寫稿的按着事實寫，發稿的照着稿子發，所謂珍聞秘史一點也不打折扣。」^{〔12〕}

7. 大報和小報內容不同。《報餘話報》說：「從前看小報的朋友一半是消遣，一半是刺激，又一半是要知道政海珍聞、名人軼事、社會秘密，而這三者，在從前的大報上，都是看得平淡，而且多數還擯斥不

登的。」^{〔13〕}

如此這般地考察下來，三日刊時代辦一張小報花費並不多，大概在一二百元之間。謝啼紅在《小型報痛言》中是這樣算的：「每期的排印工不過四五元，一令報紙不過三元左右，外稿是不支稿費的，報紙出版，到了望平街，無論內容如何，每期至少可銷四千份以上，內容精彩，銷萬份以上並非難事。廣告亦容易兜攬，有一二百元當然可以辦小報了。」比如《福爾摩斯》的創刊，額定資本不過二百元，四個朋友每人各出五十元，其中一人還是乾股，實際上只有一百五十元，居然辦得很發達，不久便躋於《晶報》、《金剛鑽》等「四大金剛」之列。^{〔14〕}

第三個時期是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八一三」抗戰至全國解放）的「日刊時代」。以《上海日報》、《社會日報》、《東方日報》、《小說日報》為代表。日刊時代的小報，仍注意社會新聞，但身邊文學和小說成了小報的主要內容。許多小報大量登載小說和小品，一張四開報紙，長篇小說有時多至十數篇，小品專欄更是隨處可見。這一時期的小報都是日刊，留存至今的較多。這一時期的著名報人有：胡雄飛、陳靈犀、馮若梅、易立人、胡力更、王雪塵、秦瘦鷗、于蘭蓀、盧溢芳等。日刊時代的著名作家有：王小逸、汪仲賢、周天籟、馮蘅、陳亮、金小春、蘇廣成、桑旦華、桃花郎、鍾吉宇、藍白黑、曹聚仁、唐大郎、老鳳、靈犀、一方、橫雲閣主、潘勤孟、梯公、秋翁、嬰寧、蔡夷白、蘇青、潘柳黛、周煉霞、白玉薇、丁芝等。

日刊時代辦小報比三日刊時代艱難得多。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報價高漲，原來購買小報僅需兩枚銅板，而這時已漲至四枚銅板，十張報就要比三日刊時代多花二百文。日刊時代，因為經濟的不景氣，拉廣告也遇到困難，「眼前的市面是那麼蕭條，一切的商店都在實行緊縮，他們雖也明知在這時代的商店，非例重於廣告不可，無如社會購買力既這樣薄弱，而有的報紙的廣告，卻又不肯低減，往往登了廣告後，在廣告上所得的營業，還不足以抵廣告之費，這樣他們對於廣告自然要視為畏途了。就是那些號稱老牌的大報，也都在抱起廣告缺乏的恐慌，更遑論及於小報了。所以內容平凡的報紙，固不必說，即是內容精美的報紙，也都不能因此而引起商店的廣告欲。」^[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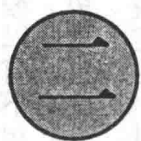
三日刊時代稿源充足，到了日刊時代，情況不同了。「一個合於小型報條件的寫稿者，至少要擔任三四家的長期撰述，而所致送的稿費，反要比從前要貴些。一個人的精力，平分到三四家的報紙上，自然談不到精彩了。至於外界投稿者，較以前不知要多上幾倍，而且不乏好筆墨者。但現在的投稿者，大都已視投稿為一種副業，或者專業，所以投稿的目的，都在稿費，沒有稿費規定的，自然不肯給白絞腦汁，不像從前的當作消遣了。」^[16]再者，現在投稿的數量雖多，並不缺乏好手，但關於報紙最需要的珍聞秘史，反不及從前多。原因是現在的投稿者，多數是舞文弄墨之士，只擅寫些小品文章，不能從事刺探新聞（近來多數小報，專以小品作為爭勝的骨幹，也就是為了此故）。

與三日刊時代相比，日刊時代小報的內容也發生了變化。「所謂

黃色新聞的社會上姦淫一類的事，大報尤其特別注意，而登得詳細，寫得活動。而關於當日的新聞，又都給晚報搜羅去了，至於小報向稱獨擅勝場的政海秘聞、名人軼事之類，也不容許你像從前毫無顧忌地有聞必錄。這一來，小型報的最足自誇的精華，已完全損失，所餘一些糟粕，自然味同嚼蠟。這樣，還有人肯花較貴的代價，而去看那些無滋味的報嗎？小型報銷路比前遜色，這是個最大的原因。」^[17]

三日刊時代，一二百元就辦張報，而到了四十年代，則非有三四千元玩不動小報了。「報紙比從前昂十倍，排印工約高三四倍，現在還要漲價」。^[18]「登一二張大報的全幅或半幅的封面廣告，而單登一期二期，還不會發生大的效力，那這筆廣告費就可觀了。此外又須要特約幾個有名的寫稿者，再和經常的稿費在內，每月至少又需六七百元。再請兩三個編輯，又要二三百元。」^[19]而在銷售方面，「普通小型報，銷數不過一二千，起碼的，只銷幾百份，銷到五千份以上，就算最多的了。因為銷售的範圍，只限於租界一部分，再說報館方面其他一切開支，也大非昔比。」^[20]「用三千元資本來創辦一張小型報，辦不得法，只能支持一個月，第二個月只得關門大吉。」^[20]謝啼紅感歎說：「現在這玩意兒非二三千塊錢玩不起來，並可以在一個月中間玩個精光，而玩起來又十分吃力，更兼要說不能說，要罵不能罵，那不是出風頭，簡直是尋煩惱，好端端地，那一樣不好玩，又不發

癡，誰高興玩這勞什子的東西。所以，在小型報辦大不易的今日，把它當作玩意兒的就沒有了，要辦報的話，無論型之大小，總須鄭重其事，一本正經地當作一樁事業做去，這倒是辦報困難中的一個好處。^[21]



小報是一座近代歷史和文化的資料寶庫，它的價值是多方面的，這裏僅以史學和文學價值兩方面說明之。

(一) 小報的史學價值

中國近代的許多大城市和江南的一些中小城市都有在當地出版，且以本市為發行中心的小報，這些小報十分貼近城市市民生活，記載了城市每一天的變化，尤以休閒娛樂內容為多，這些是很好的城市市民生活資料。比如，根據小報的內容，可以看出近代上海的城市社會風俗和時尚經歷了如下三個階段的演變：第一個時期是晚清至民初的紅信人時代；第二個時期是民初至「八一三」抗戰的跳舞時代；第三個時期是「八一三」抗戰至全國解放的「吉普女郎」、「玻璃製品」、「美式配

備」時代。

1 紅信人時代

第一個時期的上海洋場小報幾乎都是寫長三堂子的，信人是小報的主角，紅信人是色藝俱佳的交際明星、時尚領袖，身價甚高，「林黛玉」等紅信人的名字經常出現在小報上。當時的社會風氣，以娶紅信人為榮耀，上海許多名人富戶的姨太太，甚至太太都是堂子出身。小報上刊登她們的玉照，她們的裝束被社會模仿，她們的行為被社會關注，新聞報導、文藝作品多以她們為中心。比如小報常舉辦「花榜」，小報主筆們評章風月，月旦煙花，一時頗有權威。經他們的品題，而提倡起來的名號很是響亮，如「前四金剛」、「中四金剛」、「後四金剛」。

「前四金剛」是陸蘭芬、金小寶等四人，「中四金剛」是左翠玉、秦薇雲等四人，「後四金剛」是張颺、王寶寶等四人，又有什麼「蕊珠仙榜」、「十二花神」等種種名目。

「花榜」之開，始於李伯元的《遊戲報》。《上海軼事大觀》說：「光緒丙申，李伯元創辦《遊戲報》，為報界別開蹊徑。伯元才思敏捷，人亦瀟灑出塵，自出版後爭相傳誦，風行一時，滬人皆想望其風采。逾年遂有四金剛之選，又逾年而有花榜、藝榜之選，上海花界之有狀元，自此始也。」^[22]「花榜」之外，兼開武榜、葉榜，尤別開生面。同時諸小報聞風踵舉，盛極一時，然慎重將事，輿論翕然，允推李君各

榜為首，此亦申江一大掌故也。〔23〕光緒戊戌年（一八九八年），《遊戲報》的花榜，為上海第一次舉行的花榜，取小林絳雪為花榜狀元，小林寶珠為藝榜狀元。之後據《上海軼事大觀》的記載，有光緒己亥年（一八九九年）、庚子（一九零零年）年《遊戲報》開的花榜，光緒壬寅年（一九零二年）、癸卯年（一九零三年）《花天日報》花選，光緒甲辰年（一九零四年）《花世界報》的花選，光緒丙午（一九零六年）《娛言報》的花選，光緒末年（一九零七年）《閒情報》的花選，宣統己酉年（一九零九年）《采風報》的花選。又據《上海軼事大觀》中載：「《采風報》之花榜為上海各花榜之末日，蓋是時清廷廢止科舉已久，舉行花榜已覺不倫，乃不逾年而民軍起，清祚云亡。」〔24〕

2 跳舞時代

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一種新的娛樂形式風行上海，這種新的娛樂形式就是跳舞。舞女成了風流班首、時尚先鋒。小報把舞業和舞女作為報導和描寫的中心，各種娛樂小報開闢舞版，一大批舞稿作家，天天盯着舞女，報導她們的一舉一動。上海俗語稱舞女為「跳殼」、「彈性女兒」，每個紅星都有外號，如「洋囡囡」李珍、「小北京」衣雪豔、「香港舞后」陳玲玲、「野玫瑰」羅綺、「鳳仙花」嚴潔萍、「煤球西施」李珍珍、「小皇帝」鄔敏等等。《舞國春秋》、《舞國點將錄》、《火山選勝錄》、《火山報導線》、《火山百話》等各種名目的跳舞專

欄出現在小報上。寫舞女的小說也廣受歡迎，僅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的《風報》，就有馮蘅的《圓舞曲》、一號小郎的《小郎記小》、馮蘅的《舞海潮》、婆娑生的舞場風趣長篇《舞苑春色》四部連載小說發表。

關於舞場的典故、方言、俗語流行於市民中。如尤金撰稿、佩卿繪圖的《舞場術語圖解》發表於《吉報》；又如發表於《力報》，由亞凱文、徐潤繪圖的《舞場俗語圖解》對舞場的典故、習俗、用語都有詳盡的解說。如，舞場不叫舞場，叫「火山」。為什麼叫「火山」呢？《舞場術語圖解》解釋說：「跳舞場稱為火山，單是聽其音已頗有些噱頭勢了。蓋火山者，熱地也。舞場為兩性摟舞之場合，不是熱地是什麼？故千脫萬脫，此間脫不了熱辣辣這三個字的，因此以火山名之舞場，對極！對極！」〔25〕舞女不叫舞女，叫「跳殼」、「貨腰女」、「彈性女兒」。「彈性女兒」乃英文dancing的譯音，上海從前曾有部寫舞女生活的影片叫《彈性女兒》，還有支彈性女兒歌。舞女們亦生涯不一，有的走紅，稱「紅舞女」、「紅殼」、「紅星」，上海小報《風報》的《舞國點將錄》、《奮報》的《舞國三十六寶》、《風報》的《舞國一百零八將》、《吉報》的《舞國百美圖》、《天報》的《新舞國三十六寶》都是紅星們的傳記。

舞女和舞客，上海俗語稱「龍頭」和「拖車」。「龍頭」指舞女，凡是與舞女有關係的男人都叫「拖車」，他們之間就像車頭與車廂密不可分。過去海派小報中有很多作品寫此類舞場鴛鴦，稱為「龍拖鴛

「鴛」，如阿凱的《龍拖鴛鴦譜》、老牌拖車用吳語寫的《拖車日記》、逍遙生的《龍頭日記》、民國鄔貴的《拖車日記》、佩卿的《龍頭拖車》。「拖車」最初指那些學藝不精的舞客，被舞女們拖來拖去，後來才指與舞女有關係的舞客。「拖車之廁身舞場者，不入正席，其所處之地位，猶在舞女之後，凡舞女之斗篷、皮夾等物，均由各個拖車盡保管之責。若舞女無人過問時，則拖車得權充舞男，聊繡繡場面，此拖車應盡義務也。拖車之入舞場，並不受場中執事之歡迎，但因舞女關係，亦不能加以拒絕，遇售門券時，拖車可免費入場，入席後，僕役則倒以白開水一杯，亦不取費，惟每晚則限定六杯，六杯而外，須酌量取費，以示節制，此拖車在舞場中應享之權利也。至於舞場外則拖車所得之權利，遠非開香檳者所能及其萬一矣。」^[26]「拖車」種類不一，有「坦克車」，體格魁梧者；「裝甲車」，牌頭紮硬者；「花車」，行頭挺刮者；「氈氍拖車」，戲臺上戲子也。此外還有「火車」、「電車」、「卡車」等名目。「龍頭」和「拖車」發生糾紛，以至分道揚鑣，過去叫拆妍頭，舞場俚語則稱「龍拖脫軌」。「龍拖脫軌」時，居間調停者，稱「扳道夫」。

舞場管理員叫「舞女大班」，《辛報》曾發表過《風流大班滄桑史》，《力報》曾發表過《大班私記》。舞女大班的工作是跑牌頭，「舞女大班每天早晨到舞女家裏去跑跑，因為這時候舞女們大都沒有出去，甚至還在擁衾高臥，那是請求舞女幫忙最好的時候，舞場俗語就稱之為跑牌頭。如像幾位紅星家裏每天總有無數大班作不速之客，因為不

這樣，難免為人捷足請去也。」^[27]

樂師叫「洋琴鬼」，《迅報》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七日有唐喬司的《洋琴鬼點將錄》。舞場男服務員叫小郎，《風報》上有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四日一號小郎的小說《小郎記小》。進舞場坐在那裏光看不花錢叫「擺拆字攤」，舞女生意不好，無人光顧者叫「阿桂姐」，舞女沒人找跳舞叫「吃湯糰」，舞客私下給舞女錢叫「雨夾雪」，或叫「夾心餅乾」。生意清淡時，舞女與舞女跳舞，叫「廣告舞」，舞女與舞客發生性關係，叫「跳席夢思」。

3 『吉普女郎』、『玻璃製品』、『美式配備』時代

抗戰勝利後，由於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社會風氣也隨之轉移。讀一讀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的小報，就會真切的感受到一個史書中沒有記載的，在百姓生活中確實存在的，社會風氣迥異的「吉普女郎」、「玻璃製品」、「美式配備」時代。

二戰勝利後，隨着美國大兵在中國登陸，他們帶來了吉普車、玻璃襪、美製香煙、美式服裝，這些美國製品通過「爛水手」們在黑市上氾濫，在社會上形成了崇美的風氣，因此也產生了一代時髦女郎——「吉普女郎」。美國大兵常常駕着吉普車，車上帶着中國女郎在街道上橫衝直撞，這些美國士兵被稱為「爛水手」，中國女郎被稱為「吉普女

郎」或「吉普嫂嫂」，她們接待上岸的水手，並與他們結合，他們的後代被稱為「吉普兒郎」。各種週報對這方面均有大量報導，最早的一份週報就以「吉普」為刊名。方型週報《海風》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十三日《勝利狂歡下的結晶——中美混血兒充斥重慶》一文專門報導「吉普兒郎」之現象。

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有一個崇尚進口「玻璃製品」的時尚風潮。所謂「玻璃製品」就是塑膠製品，當時人見塑膠製品透明與玻璃相似，因而稱之為「玻璃製品」。「玻璃製品」是從外國進口的新型產品，受到時髦人士的寵愛，一時形成時尚。《舞場俗語圖解》云：「渾圓大腿裹「尼隆」，一段春光暗泄中。兩檔玻璃窮起舞，麻衣債崩火山融。自勝利以來，上海最時髦、最出風頭就是什麼都用玻璃來號召，玻璃皮包、玻璃木梳、玻璃雨衣，以至於玻璃棺材，名目之多枚不勝舉。」^[28]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人把穿戴美國進口產品稱為「美式配備」。《海晶·美式配備的上海女人》說：「今年夏天的上海女人，同去年夏天的上海女人，大體上看，沒有什麼不同，就是多了一種美式配備的點綴。這倒不限於什麼階級的女人，幾乎各層階級的女人，都在以美式配備為極光榮的一件事。記者本身先從上海的新聞圈寫起，現在的近二十多位元女記者中，中央社的陳香梅、《正言報》的李青來、《大英夜報》的池廷熹，她們差不多都是美式配備。其中以池小姐最豪華，黑玻璃皮鞋之外，又是奶白色的玻璃雨衣。昆曲明星中，有美式配備的，以衛鳴岐的太太石筱英的風頭最健，現在解洪元太太顧月珍也在漸漸

地美式配備了。唱紹興戲的姚水娟和筱丹桂也都買起皮包來。話劇圈子裏，孫景路也有美式配備，狄梵也跟進，連懷錦這小姑娘，也是美式配備。「至於公館的姨太太，在生意浪的小姐、女歌手，甚至八仙橋鹹肉莊上的那些花，無一不是美式配備。這說明了今年夏天的上海女人的確進步多了，大家提倡服用美國貨，上海的女人是居於領導和提倡舶來品的地位。」^[29]

當時美國貨充斥中國市場，有「無貨不美，有美皆備」的說法。大量的美國產品通過合法的和非法的途徑進入中國，給中國市場造成極大的衝擊，商人見有利可圖，便紛紛開始經營美國產品，到處都是兜售美國產品的小攤販，他們一般都是夫妻檔，本錢大都是借的高利貸，推着一個四方形的玻璃櫃檯，在街道上兜售，生意相當不錯。由江棟良做畫，王孫做文，發表在《力報》上的系列漫畫《大上海小人物志·美國貨攤頭》說：「在上海最近擺攤頭的非常之多，如果要組織同業公會的話，至少有上萬的會員。他們都靠美國貨生存，同時他們也是猶太貨的推銷集中地，一個攤頭擺出來，每天就能養活一家數口。美國貨攤頭，過去是無所不有的，上至名牌鐘錶，下至玻璃皮帶，以及外國貨香煙，法國小雨衣之類，他們應有盡有，目不暇接，真是洋洋乎大觀。」^[30]

《海晶·小弟弟的雨衣》說：「馬路上的美國貨攤頭，近來確是愈禁愈多，黃昏時節，如去街頭溜達，可說是星羅棋佈，觸目皆是。攤頭陳列的貨品，也越來越新奇，一般愛好美化配備的時髦男女，東張張，西望望，真是五光十色，樣樣喜歡。昨晚路過跑馬廳一個攤頭，圍着許多顧

客，大家正注視着櫃內最近新到的一種貨物，像袁世凱銀幣那樣大小的紅色小紙盒。突然走來一個豔裝少婦，以為這東西裝潢得怪可玩，意思成交一隻，「喂，這東西多少錢一隻，做什麼用的？」「這是小弟弟的雨衣，你是用不着的，因為這是舶來的男用如意袋。」據說攤頭上，還有一種叫做「沒牙齒的牙膏」，銷路最暢，它的用途，亦費思索，經人道破，才恍然明白這是桑間濮上不可省的避孕膏。^[31]美國產品多到連避孕套、避孕膏都包括了，社會風氣因之有所改變便不足為奇了。

(二) 小報研究的文學價值

單行本、雜誌、報紙是中國近、現代文學的三種傳播媒介，同時也是近代文學的三種文獻形式。作為三種傳播媒介和文獻形式之一的小報，始終是主要的文藝園地，在中國近、現代文學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小報中保存了大量文學資料。

這裏以小說為例。根據筆者的統計，保存較好的二百三十六種小報共登載小說五千零八十一種。其中長篇四千四百五十九種、短篇六百二十二種、文言五十八種、翻譯二百零四種。連載十天以上的小說三千六百九十七種、四十天以上一千六百二十九種、一百天以上七百五十八種、两百天以上二百九十九種；登載一百篇以上的小報有九種，分別是：《大世界》二百六十九種、《實事白話報》一百九十八種、《社會日報》一百九十三種、《群強報》一百七十種、

《東方日報》一百六十六種、《北京白話報》一百四十三種、《力報》一百三十四種、《小小》一百零九種、《新世界》一百零一種；在小報上發表十種以上小說的作家有四十七位，四十種以上者八位，他們是尹箴明一百五十七種、劍膽一百三十二種、王小逸九十六種、耀亭七十九種、馮衡六十七種、周天籟五十四種、陳亮四十四種、遼隱四十種；在小報上發表過小說的名家有：張恨水二十六種、徐卓呆二十六種、包天笑二十一種、程小青二十種、顧明道十九種、漱六山房十三種、還珠樓主十二種、汪仲賢十二種、海上漱石生八種、張秋蟲七種、陸士諤七種、孫了紅六種、楊塵因五種、劉雲若二種、王度廬一種、宮白羽一種、向愷然一種、蘇曼殊一種、穆時英一種、張愛玲一種、蘇青九種。

1 小報大量登載小說的原因

從小報本身來看，小報較單行本和雜誌便宜，小報「每兩份售銅圓五枚，有長篇小說四種，每種每期刊五百字（普通不止此數），共得兩千字，即費銅圓五百枚，可得二十萬字，較之普通所售小說（指單行本——作者按），二十萬字須二三元者，亦較為合算（普通二十萬字，往往號稱五六十萬字或百萬）」。此外，小報報人對小說的成功經營更是值得探討的話題。^[32]

小說不僅僅是文藝作品，還是小報家手中的商品，小報家們對小說進行了精心的籌劃和經營。

第一，小報為小說提供了大量版面。小說是北方小報的主要內容，有的時候小說佔去一半的版面。上海早期的報紙，並不以登載小說為主，到民初時情況有所改變，小說有所增加，一張四開或八開小報上一般要有一至兩篇小說連載。到抗戰時期，特別是戰後，上海小報仿效北方小報的做法，大量登載小說，每日一般都有五到七篇小說同時連載。馮夢雲聯合毛子佩、陳蝶衣開辦了專載小說的《小說日報》。「以小說標榜，羅致南北第一流作家，所載說部，錦心繡口，都一時之選。」^[33]查《小說日報》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五日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卅一日，兩年多的時間內，共登載小說四十一篇，僅八月十五日就登小說十二篇。彙集了馮玉奇、捉刀人、孫了紅、程小青、趙煥亭等許多名家，既有南派作家，也有像陳慎言這樣的北派作家，可謂集南北之大成。

第二，小報重視版權的保護。《福爾摩斯》民國十七年六月二日登載的《香海春潮》編者附識說：「本報自即期起，按期續刊社會長篇《香海春潮》，此後他報如有類似同名之稿件發現，本報當援引著作條例嚴重交涉，希同業及出版界注意為荷。」小報上的許多小說或在文尾，或在開頭，印有版權聲明，如《新夜報》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一日登載的張恨水小說《歡喜怨家》，在文後注明「版權所有，不准轉載」。有的小說的版權聲明更為具體和明確，如《羅賓漢》民國十六年七月十二日登載的張個農《奇男俠女傳》注明：「此書版權為著者所有，嚴禁轉載和翻譯。」電影興起後，許多電影劇本由小說改編而成，有的作者為了主張這方面的權利，便標明「作者保留劇本、劇本改編及電影攝

製權」。^[34]有些小說版權為出版機構所擁有，凡這類小說都有出版機構的版權聲明。如《上海日報》登載的蘭陵謝豹的《海角秘辛》、百花同日生的《海上紅樓》，版權歸新紀錄書店所有。除了出版機構外，有的版權還為非出版機構所購買，如《社會日報》民國十九年十月廿七日至民國二十年九月廿二日登載的張恨水社會小說《春明新史》，「版權歸天發祥皮貨局所專有」。

第三，小報有各種靈活巧妙的經營手法。讀小報小說常有這樣現象，往往一篇較好的小說登了幾回，就告停刊，後加一聲明稱：「本篇即日起改排單行本，明日即起停止刊載，請讀者注意。」這是小報家們經營的手法之一，就是一部已由出版機構購得版權的小說，先在小報上刊登幾回，然後出版單行本。出版商和小報老闆有約定，小報從書局借刊小說一部分，到單行本出版，小報即刻停止刊登。如《社會日報》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廿二日《本報為娥眉劍啟事》說：「蒙華生書店，願將該店出版權所有之《娥眉劍》說部，暫行借刊，以餉閱者。現該書業已出版，於今日開始發行，本報亦自即期起，停止登載。」《力報》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廿一日《桃李爭春》篇末附有作者金小春的啟事云：「《桃李爭春》刊至今日為止，後面尚有急劇發展的極曲折之哀豔故事，見於春光書店發行之單行本，至未能在本報刊登之原因，蓋以本篇脫稿之初，既由春光書店購得版權，而訂有不能全部在報上刊登之合約。本報讀者未能得窺全豹，作者無任歉仄，但情非得已，尚希鑒原是幸。小春附啟。」